

古书秘藏



主 编 励 东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总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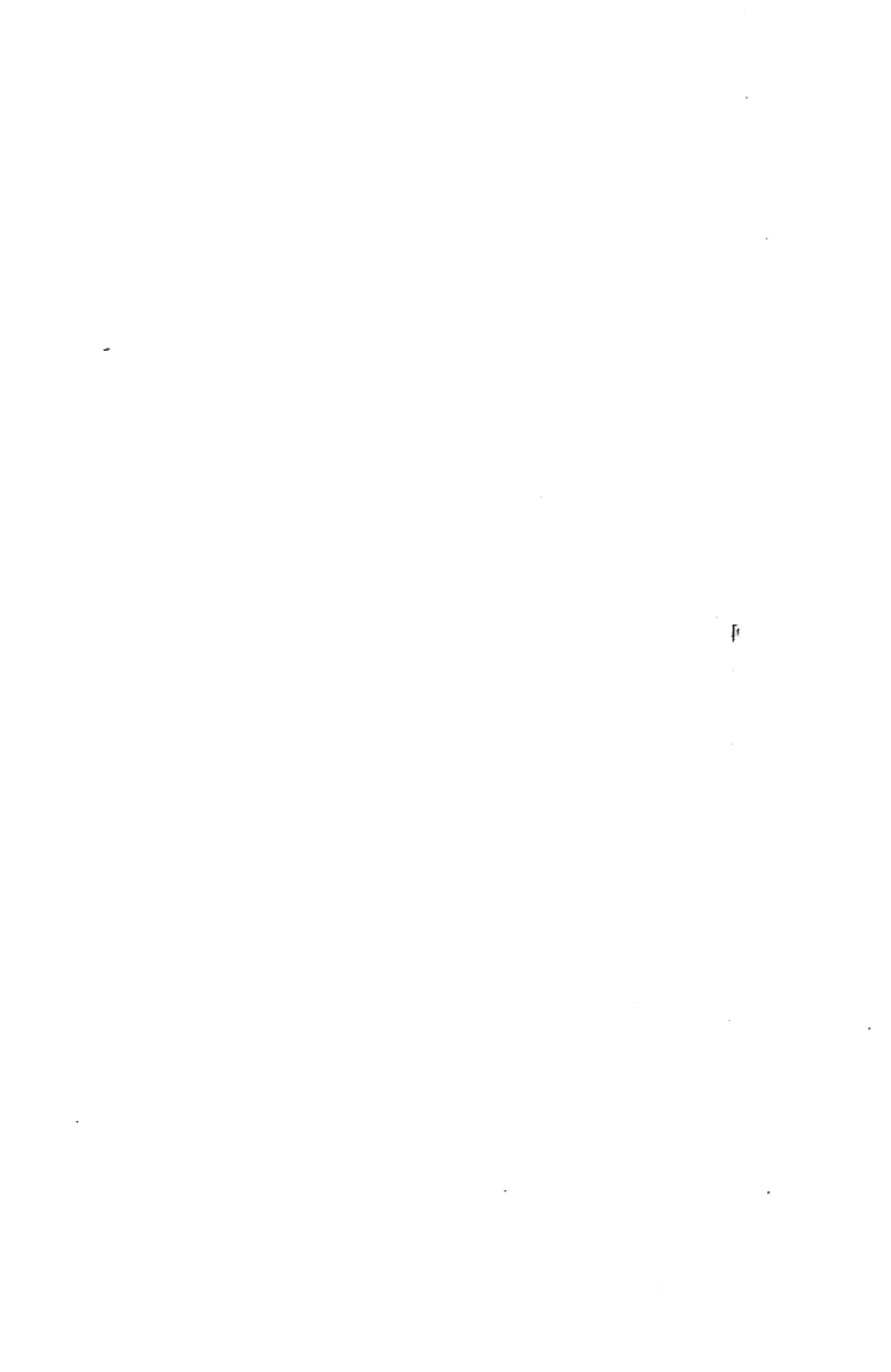
终 须 梦.....	(1)
阴 阳 配.....	(105)
风 凰 池.....	(157)

「清」弥坚堂主人

终 须 梦

目 录

前 言	(5)
第 一 回 解签诗指腹为婚	(7)
第 二 回 逃迁后家贫葬父	(11)
第 三 回 蔡斌彦厌贫退亲	(14)
第 四 回 注生庙誓约花烛	(21)
第 五 回 为衣食星卜设教	(27)
第 六 回 遭大变妻子俱亡	(33)
第 七 回 因游学喜逢诗友	(39)
第 八 回 康梦鹤客斋夜梦	(45)
第 九 回 蔡平娘魂栖玉真	(50)
第 十 回 被奸人陷害沉船	(57)
第十一回 卜玉真闻凶尽节	(62)
第十二回 变一策打走光棍	(67)
第十三回 幸有缘客乡相会	(74)
第十四回 出意外被奸拆离	(80)
第十五回 处势穷设计脱身	(85)
第十六回 三及第荣授皇恩	(89)
第十七回 接回雁惆怅凶信	(94)
第十八回 能知足衣锦还乡	(97)



前 言

《终须梦》，四卷十八回。是一部章回体才子佳人小说，仅六万余言。卷首目录题署“弥坚堂主人编次”，其人无可考。内封题署“步月主人订”。此人所订小说尚有《两交婚小传》、《玉支玠小传》、《画图缘》、《情梦析》、《蝴蝶媒》、《五凤吟》等。一般断他为乾隆年间人，亦无可考；亦有人即据《终须梦》可能的刊刻年代推测他至迟当为顺治、康熙间人。然所谓“订”者，校点或评论之谓也，与出版有关而与编著无直接关系，究为顺、康、雍、乾一百五十年间何许时人，实难确断。按，此书内既写了“皇明”之“亡”，宽断为清初之作可也。

书叙：佳人蔡平娘对穷才子康梦鹤贫贱不移、生死不渝的爱情；平娘夭折后魂附玉真遗体，与康梦鹤再度相爱，完全出于“平娘意识”；梦鹤亦以平娘对待玉真；平娘绝美，玉真更艳，故旁有数个有财有势奸究险恶小人，横加搅扰破坏，必欲得玉真而甘心；故梦鹤屡遭其诬陷迫害，而玉真足智多谋，屡加挫败而善保自身；终于康梦鹤中进士、做大官，娶玉真（亦即平娘），或惩或宥几个恶人。

此书于：一、婚姻当由青年男女自主，不应由财势决定；二、女子聪慧勇决不亚于须眉；三、构制故事框架的新颖性等方面，确有可取处，然文字较粗劣，一如书中无名氏手书的几条评语所云：“统观前后之诗，无一首佳者，且无一首不失粘者。何作者之不自量而必多费此笔墨也。”“荒唐之极！”“此状（按：指其诉状文字）甚属平常，如此才子恐遍天下皆是也。”……确为公允恰当之见。《终须梦》刻本流传甚少，良有以也。今仅存上

海图书馆藏本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残本。二者为同一版本，均无书坊堂号、刊刻年代等标记。刊印质量极差，有大量错字，并颇多漫漶不可识者。此次校点中凡经辨识后确有把握者，予以认定或径行改正；凡无把握者，或虽知为错而一仍其旧，或以□号表示难以辨识。盖根据不足时，存疑较结论更为可靠也。

第一回 解签诗指腹为婚

诗曰：

连理枝头并蒂滋，天才国色系生成。
人间祥瑞无难遇，世上丝萝有可期。
太液芙蓉原解语，昆山美玉自辉奇。
也知缘分从前定，造化安排本不移。

话说皇明间，福建漳州府有一员外，姓康名振业，系乙酉科贡士。其为人沉静寡欲，不贪名利，懒于逢迎，性善交游，旷达名士。常自思城市嚣尘湫隘，卜筑钟山之下。其地尾南闽而首东粤，山势之所聚止，水泽之所绕旋，钟灵吐异，触目成趣，号海滨邹鲁。常有六景为记：

西塞鸣笳，河右望涕，□屋弦歌，
晴沙晒网，晚渡扬帆，登台候月。

员外每日志在高山流水，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，并不以功名为念。时逢阳春佳节，城中有一千户，姓蔡名斌彦。其妻许氏，与康员外系表兄妹，自幼常从员外读书，性极温柔贤淑，其诗虽未十分佳制，然体段亦谙练有素矣。一时，蔡斌彦扳约数位知己，驾言出游芳草，实闻钟山天后娘娘，其神甚灵，有求必应，要往问签信，求卜男女，路经员外门首过，适值员外方才出门，只见一簇官人，衣冠齐楚，踟蹰而来。中有一人，心旷神怡，打了一恭，嘻嘻问道：“员外近来无恙，山水之游乐乎？吾诸兄弟特来拜访。”属目视之，乃表妹夫蔡斌彦也。员外慌忙陪了笑脸，答道：

“蒙屈高驾，有辱下顾，使弟草堂顿然生色，光宠何极！”拱了一拱，说道：“请入寒舍，略叙片时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来了，不来了，来则相扰，未免有妨员外安然自在之乐。”员外道：“说那里话！”于是众人逊让而入，排行次坐。献茶毕，员外道：“我钟之景致胜概，虽不比杭之西湖，苏之虎丘，京口之金山，焦二山，然天造地设，幸有六景之奇观，亦足以供骚人逸士之游娱。今际此春光生媚，惠风和畅，正俺诸兄游玩时也。弟有斗酒，藏之已久，容献数杯，然后同诸兄观山玩水，寻芳访古，适我愿兮。诸兄以为何如？”蔡斌彦道：“既有佳酿，且慢安排，弟有一心事未便，恐后不试。”员外道：“酒逢知己千钟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兄有心事，何不向知己言之？”斌彦道：“实不相瞒员外与诸兄弟，内拙身孕有六个月，未知是男是女。闻天后娘娘显灵，一来问卜，二来拜候。若吃了酒，岂不是拜候之礼有失，而问卜之心有简乎？”众人拱道：“恭喜恭喜。”员外道：“不瞒列位，弟方才出门时，也是存此虔诚，幸撞见诸兄，是以虔卜神心顿忘，而殷勤友怀忽生。今既有此同调个敬，神如有知，谅必降示。”众人道：“敢问员外亦是积德在躬，要问麟儿之庆乎？”员外道：“生从其类，第豚犬耳。何足福禄！”众人与蔡斌彦齐道：“员外如此过谦，教我辈何处藏羞！”员外即着家人捧盆水来，两人盥沐净口，弹冠整衣，员外要诸人同行。众人道：“我等行路脚酸，停一时来罢，员外请先步。”员外即留诸友在厅坐吃茶，自己与蔡斌彦跑到天后宫，二人参拜毕，蔡斌彦让员外先求。员外求得二十八宿亢金签，蔡斌彦求得张月签，随即拜辞天后。归在路中，彼此相语。员外道：“签已求了，但此神机，谁能解得？”斌彦道：“吾友姓郑，名锦园者，颇有偏窍，善会决断吉凶，前年亦经考了府案批首。”正在较量间，却到家了，依次坐定。那姓郑的問道：“这场喜事卜得何签？”员外道：“弟妹夫说，兄有默契，神明内蕴，能决玄妙机微，敬赖三更之枣，一点顽石之悟，幸甚幸甚。”郑锦园道：“弟安敢当此褒奖。非敢云百之中尽无一失也，但蒙过爱，敢竭鄙意一决。”员外即与之说得了亢金签。锦园道：“恭喜恭喜。员外早晚定有悬弧之庆。玩其诗云：

龙会明良在眼前，共飞万里银河边。

盖‘龙’乃阳物也，阳非属男乎？‘眼前’二字，那个不晓的？分娩紧了。”又问蔡斌彦求得何签，斌彦道：“弟得了一枝张月签。”郑锦园道：“生男莫喜，生女莫悲，异日定作门楣之贵。兄休怪我说，此是女也。其诗云：

广寒宫殿右清虚，烟烟元精昭玉液。

夫‘广寒宫’，乃月也，月属阴。阴岂非女乎？‘右清虚’三字，其人必秀丽惠淑可知。”郑锦园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弟另有一异见偏断，未知有当二尊意否？”员外道：“兄若等于庸俗之辈，平平无奇，何以异于嚼蜡之味乎？愿倾耳异断，以徵灵犀一通。”锦园道：“论此签之意，似月老系丝已定了。着天后为媒、签诗为凭之意。”二人正襟危坐而问道：“兄何以知道？千祈不要糊言哩。”锦园道：“非敢胡言，凭签诗断。试将员外二句诗道来，大诗之后不曰‘奋飞’，而曰‘共飞’，且‘潜龙在渊，飞龙即在天’，而知飞在‘银河’。夫‘银河’乃张骞乘槎到牛女之处。想起来岂非着你们两人相共，而得牛女相见时乎？矧蔡兄之诗说‘元精昭玉液’，愈见姻缘注定了，夫‘玉液’乃裴航会云英在蓝桥之区，此典故诸兄岂不闻的？依弟愚见，此女后来，有神仙精气，此男后来，有久别重会。才是此诗之意。”二人听了半晌，亦有十分信服他，满面笑脸起来，蔡斌彦道：“依他这说，俺不妨就指腹为婚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岂蔡兄你便生女而弟便生男乎？盖属未必然之事也。弟安敢妄想为哉？”众人道：“即同生男，亦是旧媾兄弟，究何损于今日之盟誓乎？”员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仗郑兄为斧柯罢。事若凑巧，便当重谢。”又对斌彦道：“你我二人务要指天盟誓，日后不可负约。”谈了半日，而酒肴果品早已安排在厅。及坐席时，但见酒烟已微，花香已细。员外即叫家人将酒温热，肴肉渐渐更烧来。大家酣畅饱饮，献酬交错，直至上灯才散。正是：

未出母胎缘已定，御沟流出玄钟成。

庸流能识天机事，撮合丝罗言语端。

是夜银河耿耿，明月澄澄，康员外不脱衣冠，拥坐在床，蓦然一鹤缥缈渺掠予西而东，忽而堕于泥涂之涸辙，戛然长鸣。员外欠身起视，你知此鹤生得怎么模样？但见：

垂垂焉润泽未羽。蔼蔼焉洁净光华。翅如车轮长而美，身似玳瑁文而秀，顶若珊瑚击□而挺，浑包锦绣，遍染胭脂，鸣一声，哀一声，泃泃然若弹□琴，愁漏水，哓哓然若诉哀泣，怨东风。唬得人心忽忽，惹得人恨匆匆，既不是黄鸪鸣空，谅不殊泣麟悲凤。

康员外猛然惊觉起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忽听得房内呱呱生孩儿声。员外慌忙入视，见其儿生得形容俊伟，相貌魁梧，眉清目秀，一身浑包锦绣，遍体尽染胭脂，恍若梦中一鹤，不觉惊讶。急唤家僮取了文房四宝，磨得墨浓，将梦里之事一一描写封藏书籍内，知此儿前途偃蹇，后来必然显达。俟他长大，交他收管，足徵奇异。遂名梦鹤，字其祥。过了四个月，而蔡斌彦不出锦园所料，果生女子。斌彦夫妻相议，说道：“我军人也。今幸天下无事，四海澄清，此女应运投生，名做平娘罢。”许氏衙然，且莫题。却说郑锦园，闻知员外生得是男，斌彦生得闺女，喜验他所断不差。且锦园乃一腐儒书生，极是贪利的伤，记得员外说，事若凑巧，便当重谢，念念不忘，须索走一遭，报知员外。及见了员外，说道：“天缘注定，合当行聘，以成婚姻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事亦二家通知才是。”锦园道：“弟与蔡兄道过了。他说今日清静日子，不可愆期。”员外道：“姻缘也是好事。谅蔡兄必许诺。”乃办了聘仪，交锦园到蔡家撮合婚媾之雅。其康家仪物之盛，蔡家欢喜之极，俱不消说。且说郑锦园，正要往员外家讨谢礼，慌忙至家，那知他妻亦生一男，巨口细目，骨露眉浮，腹大于胸，乃名郑复字判枢，不题。但不知员外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逃迁后家贫葬父

诗曰：

古来潦倒属高贤，仁孝升闻虞舜编。
蓼莪有诗宁可读，陟华欲补不成篇。
既悲家业尽迁弃，复苦庭椿永隔天。
石砚杨花点点落，那知孤子泪无边。

却说康员外，既得了麟儿，定了婚礼，满面风光。常时请客，每抱梦鹤在席上。那一日，芍药呈丽色，黄鹂唤花朝之景，请了诸友在堂，开怀畅饮。梦鹤随在膝前，时已有五岁。诸客观他灵敏。有一人把手中所执之扇，戏而问之，说：“小儿，你晓的这是甚么扇”，梦鹤道：“是蜃壳扇。”客云：“与你対来。”梦鹤即顺口对云：“虎皮”。得席中称其明敏。及席中做酒令，一客斟一钟酒满满，传令：要席中各人，俱执席中所有之物，不令人知。名谓“傍灯过径”，有“灯”免罚酒□，将酒捧过；不是“灯”罚酒一杯。满筵之人，开手看时，皆非“灯”，各吃酒。至员外，错愕无物。那知梦鹤夹一鱼目，持与父亲免罚。众人问员外：“如何是‘灯’？”员外不晓解说。梦鹤即应云：“鱼目夜光，岂非灯乎？”满席之人无不叹奇，对员外说道：“五岁孩儿，有此豁达颖悟，真所谓名家之驹。此君家馀庆所积也，可喜可贺。”员外道：“黄口小儿，自愧刘景升子耳，何足当诸公称誉也。”正在□下间，闻那缘杨树里杜宇啼，声声道：“不如归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酒好罢了，禽鸟亦知俺醉，叫俺‘归去’。”惟员外听得，心怀郁闷，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，众人道：“兄胡为闻杜鹃之声不乐？”员外道：“吾闻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夫莫赤匪狐，莫黑匪乌，此鸟乃四五

月才啼，哀至泣血。今反了常规，而在此三月啼，毋乃国家有变乎？”话说未了，俄顷闻儿女之声，或叫苦的，或叫惨的，或哀或哭。员外倾耳听之，不知何故。猛见一人走将来，气冲冲，把一只手摆一摆，说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快走快走。朝廷被奸臣卖弄，惹数万海寇延边掳掠劫杀，要将这界外为巢穴，宜急急收拾逃入界内，免受灾殃。”吓得员外面如土色，有口难言。说道：“教我怎么办？”遍席之人尽失意分走。员外与妻子约有七口，提携襁褓，逃走他乡，腰缠仅有二百金。然六兵之后，必有凶年，时逢大旱，男妇老幼，饥饿沟壑，号泣恸天。说不尽逃走百姓，扶老携幼，哀哭真个可怜。但见其人：

乱慌慌，风声鹤唳。闹攘攘，振动山岩。高楼大厦，一旦丘墟。腴田美园，变为荒冢。后望故里，不忍回首来看。前见他乡，那个有心忻走。任你仕宦贵客，把不得垂头丧志。凭他小姐夫人，怕不得鞋弓袜小。村的俏的，辗转沟洫。老的少的，颠倒荒烟。香闺内，娉婷艳冶，其泪珠儿，似露滴花梢。平日间，激昂慷慨，其愁眉尖，似烟锁柳絮。枵腹的，“爹爹妈妈”，随路号呼，足痛的，啼啼哭哭，仰天乱叫。真所谓“宁作太平犬，莫作流离人。”

且说康员外，乃富家苗裔，懦弱书生，坐食山崩，把这所带之金，用吃殆尽。没奈何，向妻子较量道：“人无生活计，不怕斗量金。吾晓得《药性赋》，不如把这些银子，买了药剂，好去卖药罢？”妻陈氏道：“虽云‘人以食为天’，不如寻一塾去教生徒罢。”员外道：“处当今乱世之境，那里有生徒来教。”遂决计行医，一以施舍，一以求利。

人人闻是贡生卖药，必然精通，无论举监生员，都来请他。不一年，渐渐丰足，庶得自安。及梦鹤六岁时，便知读书。员外即请一廪生，是他案友，姓吴名梅士为师。梦鹤把诗、书、经、传盖力钻研。至十六岁，诗赋文章，三教九流等事，无不精通，非若一材一艺所可比也。无如命运不通，屡科不第。梦鹤乃占一卦，世应落空。梦鹤拂龟而谢，每日愀然不乐。员外安慰道：“吾儿有此才学，兼年富力强，何患鹏程不遂？你不闻失意则忧，毋乃得意日骄乎？”梦鹤道：“非此之谓也。几闻宋朝蔡元定，

学问渊博，流徒道途，至死不达。汉冯唐，才德兼优，抑郁穷年，至老无闻。吕尚年至八十，若非文王，终为渭滨之叟，狂夫之讥。百里奚年已七十，若非缪公终为庖厨炊，饭牛之谤。儿每开卷，未尝不三叹息也。今际此逃迁，海寇未灭，家业如洗，儿又孱弱，吾父春秋又深，倘终老不达，如之奈何？”员外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栽者培之，倾者覆之。天既笃生，吾儿必无空负之理。愿吾儿细把铁砚磨穿，萤灯雕刻。吾有一封书，交付与你。你父知吾儿少年，虽湖海飘零，日后自有风云际会之时。这封书必待你得志后，才可开看。”梦鹤承命，遂雪案萤心，刮垢磨光，荏苒韶华复一年。正逢科考应运之际，不幸康员外病在床蓐，梦鹤衣不解带，席不暇暖，日夜尝侍汤水之劳，去考不得了。

正是：

风里柳絮海里波，一心望静复飘磨。

时年不遂男儿愿，司马青衫泪湿多。

一日，员外病危，急唤梦鹤吩咐道：“吾生不能尽父道，死不能遂吾志。到于今，抚不得吾儿成人，养不得幼子长大，徒使眼中流血，心内成灰。我归泉台后，你幼弟须当抚养。书不误人，不可荒废。”梦鹤心喉哽咽，不敢放声大哭，恐伤父心，只是掩泪应诺而已。须臾员外缄口不言，瞑目而逝。梦鹤两手抱哭，俯伏蹒跚，至于出声远方。邻里文人文士，有被其施奕之恩，感其生平之交，闻者无不奔丧吊哭。

正是：

情伤死别杜鹃号，清夜闻钟哭衰毛。

黄土一堆肠已断，栏杆催泪困英豪。

且说梦鹤，不忍薄待其父，要借债厚葬。陈氏止之，说道：“你不闻丧事称家之有无。贫而厚葬，不循礼也。不可越分。‘梦鹤亦思’死葬之以礼。”乃遵了慈母之命，罄家所有银两，随分埋葬，不敢加减，迨行丧明白后，未知梦鹤家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蔡斌彦厌贫退亲

诗曰：

时事犹如风与波，炎凉忽见世情多。
仙郎无计寻乌鹊，织女复思渡碧河。
黄叶寒林蝉噪语，青松绿竹鸟吟哦。
夫妻本是同心结，父母嫌贫无奈何。

却说康梦鹤，既葬了父，家业罄空，穷困彻骨，无以糊口，居则忽忽若有所忘，出则昏昏不识所之，起坐明月之中，吟诗二道：

其一

薄宵睡不得，起坐独悲吟。
明月照吾门，清风吹我襟。
运穷身自健，命蹇事多临。
静诵“白云”句，古人可慰心。

其二：

寂寂银缸悬，泪垂飞杜鹃。
出门尽荆棘，举目有深渊。
昔虑风连雨，今忧雨接烟。
太行山绝望，空守齑盐煎。

至明早，陈氏呼梦鹤来前，因劝他道：“吾儿须觅一个生活计，不可

困守诗书，坐以待毙。”梦鹤道：“儿非不想这事，但思要去舌耕，则无人荐引。要去肩挑，则身体懦弱。要承父之业，则不谙药性。若要著自己之艺，则突然而出，未免怕羞。犹豫数日，不知怎生的好，望母亲指示。”陈氏道：“吾儿多材多艺之人也，既不愿出头面以求蝇头微利，何不效班超、萧何，笔吏佣书，后为宰相、封侯者乎。”梦鹤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“儿虽不材，不过命运未亨而已。亦犹‘明月暂被黑云遮’，‘黄河尚有澄清时。’今既不得上登云路，已可愧矣，而乃故意入幽谷，毋乃貽讥士君子之林乎？”陈氏道：“吾儿虽贤，未及文宣万万。文宣又常为委吏乘田，不避羞辱，即子與氏所谓‘抱关击柝，其职易称。’大凡君子有经有权，今正吾儿行经权之时也，羞胡为哉？”梦鹤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也罢。儿思府县衙门政事纷繁，易扰心神。儿父临终之时，叮咛儿不可荒废诗书，讽讽在耳。倘入此途，便废本业。不如投在巡检司，衙中清静，庶不失棘闾素志。敢问母亲尊意何如？”陈氏道：“儿自思稳时便好。不过要求锥刀之末而已，岂要吾儿终身就此为活哉！”那知衙署淡薄，虽入去佣书，而所衣者百结之衣，所穿者东郭之履，往往见弃于群小。不幸又遇此巡司，为人暗昧贪酷。一日，上司差督民夫，往筑城池。一名夫，私放银五钱。那一日，点少了三名夫。你道这三名人夫，原来差役收折作银，称要交康相公过付。谁知此差人复往别乡，银尚未交巡司。巡司辄差内丁去问乡民。乡里的人都说：“康相公遣人来折去了。”那巡司竟不待分辩，默然具一禀帖报县。县主大怒，朱批即拿康梦鹤回话。至晚坐堂，衙役拿到，站在阶下。县主道：“你为何不跪？”康梦鹤道：“童生无罪，何跪之有？”县主怒道：“敢说你无罪？朝廷民夫，你好大胆擅私自放，是何道理？”康梦鹤道：“情实虚诬，有谁见证？”县主道：“你本官现证。岂有你本官自卖，而诬赖你乎？”掷下四枚签发打梦鹤。梦鹤坚执不屈，说道：“饱学书生打不得。小童生不过暂屈佣书而已，非比衙役之辈，且实无弄权真情，决打不得。”县官愈怒，喝差役将竹板乱打，打得一身黑烂，走亦走不动。着差役赶出回家免究。嗟嗟梦鹤，真个可怜，以平日激昂慷慨，英雄自命。至此，因家贫之故，而受这苦楚羞辱，如之奈何！时师友怜惜之，各有诗慰问，其诗甚多，不录，惟记得吴先生一首，诗云：